

城市里的工业印记 15

教子沟煤矿的记忆

本报记者 赵荣

在乌达矿区,教子沟煤矿的名字像一块被时光打磨过的煤块,虽不再炽热,却依然带着温度。这座诞生于1958年的煤矿,用20多年的光阴在乌达大地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,如今回望,那些镐头与矿灯交织的日子,依然在记忆深处闪烁。

1958年,“万人上山”的号角响彻草原。从巴彦淖尔盟赶来的民兵团和自发涌入乌达的人们,带着最朴素的热情扎进了乌达矿区的沟沟壑壑。教子沟、黄白茨、陈家沟等26处小煤窑在山坳里冒了出来。教子沟煤矿,油灯在井下摇曳出昏黄的光晕,镐头敲击煤层的闷响、箩筐碰撞的叮当声,成了这片土地最初的律动。4000多名工人用最原始的“人海战术”,在4个月里硬是掏出了46万吨煤。那黑乎乎的“乌金”里,藏着一代人战天斗地的豪情。

时光在矿井深处流淌,煤矿也在悄然蜕变。1959年到1961年间,井下渐渐亮起了电灯和矿灯,简易机修厂和矿灯充电房的出现,让生产有了更多底气。采煤方法从粗放的掘进出煤,改成了短壁式、前进式和包库式,100多项规章制度的建立,像一张细密的网,把生

产、安全、经营都纳入了正轨,经济效益节节攀升,煤矿真正有了“模样”。

1963年4月,教子沟平硐的改扩建工程启动,两年后,煤矿正式投产,设计年产21万吨原煤,服务年限18年。可谁也没想到,它的生命力远比设计的更旺盛。其间虽经历1966年与黄白茨煤矿合并、1970年改称红卫煤矿、1980年复名教子沟煤矿的波折,但产煤的脚步从未停歇。气煤、肥气煤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,点亮了无数工厂的烟囱,温暖了千家万户。

然而,岁月总有尽头。1983年6月,比预计提前一年,教子沟煤矿走完了它的历程。关停时,172名干部和1377名工人面临着别离,大部分采掘工人收拾起工具奔向五虎山煤矿,其他人则充实到建井处和其他单位。

25年间,921万吨煤炭从这里走向祖国需要的地方,1368万元税金、1992万元利润,是它给时代交出的答卷。如今,教子沟煤矿的井口早已被封堵,但那些曾在井下流过的汗、喊过的号子、分享过的窝头,都成了教子沟矿工心中无法磨灭的记忆。

高耸的烟囱、老旧的厂房、废弃的矿井、锈迹斑斑的机器……工业印记不仅是城市工业发展的实物见证,更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和记忆。对于乌海这座以工矿业

家的城市来说,旧厂房、老建筑、已经停用的生产设备有很多,像“一通厂”“二通厂”“跃进电厂”“千钢”“三矿”这些工业厂矿也有很多。那里凝聚着矿区职工战

天斗地、艰辛奋斗的光辉岁月,也见证着乌海于茫茫戈壁白手起家、从无到有的发展史,让我们用照片和文字的形式共同回顾这段峥嵘岁月。



1978年,矿农场给居民区运蔬菜。(资料图)



1978年,红卫煤矿井下运输。(资料图)

市井故事

书皮里的旧时光

邓荣河

我总记得那个清晨,阳光透过教室的木格窗斜斜地照进来,在坑洼不平的地面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。那是1978年的秋天,我7岁,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成的书包,第一次走进村小的教室。教室里弥漫着新刨木头和石灰墙混合的气味,还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油墨香——那是新课本特有的味道。

进入学校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书。当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发到手中,我们的内心非常激动,个个视若珍宝,生怕一不小心弄脏弄破。于是,在新书的封面封底包上一层书皮,就是最好的防护措施了。记忆中,包书皮的材料大都采用报纸。那年月,村里根本见不到报纸,想要淘换到几张旧报纸,非常不容易。好在当时我们村上有一位三叔在公社上班,于是很多人便去找他淘换。我怕自己的面子浅,三叔不应允,便央求父亲去。当晚,父亲便去了,三叔爽快得很,说赶明儿到公社办公室带些回来。果不其然,第二天三叔真的从公社里给我带回了八九张旧报纸。说是旧报纸,但看起来和新的相差无几。

包书皮也是门手艺。父亲把报纸摊在方桌上,粗糙的手指指着课本折出精确的折痕。我学着他的样子,把报纸四个角折成斜三角,再小心翼翼地塞进封面内侧。煤油灯下,报纸上“农业学大寨”的标题恰好露在书脊位置,像道特别的纹饰。

除去报纸,耐磨损的牛皮纸,当属包书皮的高档材料了,一般人弄不来。假若哪位同学用牛皮纸包了书皮,那份自豪劲儿就甭说了。小学期间,我几乎没见过用过牛皮纸包书皮的。直到小学毕业到公社上读初中,才见到了有用牛皮纸

大学走读之忆

刘禹

如今的大学都要求学生寄宿,即使家就住在同一城市也是如此。生于1960年末的我,在1980年考上了我所所在城市的一所高校,报名时看到那里只有一栋学生宿舍楼,毫无悬念的,我们这些本地学生就只能走读了。

早上在家匆匆吃过饭,就骑自行车,穿过大街小巷,按照自己判断的较短路线,40分钟一路狂奔蹬到学校,由于离家较远,偶尔也会迟到。记得有一次上午第一节课是英语,我迟到了10分钟,敲门进教室后,还用英语结结巴巴和老师解释了迟到的原因:住得远。为此我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呢。

我们的教室正对着学校食堂,每到10点多时,那里就飘出了幽香的饭菜味道,弄得正值青春年少的学子们的肚子很快就饿了。最后一节课结束,大家就说说笑笑快步走出教室奔进食堂,排队、买饭、吃饭、聊天,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。下午一般是各科目的答疑时间,其实就是自习课,大家吃完便“各奔东西”。我则是骑车去学校附近的区图书馆,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,读着喜欢的书并记些笔记,如果有作业就写上一会儿。这样待到下午5时许,就收拾一下还书骑车回家吃饭。一面吃饭一面和父亲聊聊“国家大事”,饭后就端着一杯母亲为我沏的茶水,来到自己的小屋里,坐在写字台前,打开台灯,安安静静地记日记,写随笔、诗歌,觉得有

包书皮的。私下里一打听,人家的父母大都在商业部门工作,能够接触到牛皮纸,这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。至于,用旧画报旧挂历包书皮,那就更少见,那应该算是书皮中的极品了。初二那年冬天,班长王丽娟的书皮成了全班焦点。她用的是上一年的《大众电影》挂历,彩色封面上赵丹饰演的林则徐正在虎门销烟。那些亮丽的色彩在我们灰蓝色的衣服间跳跃,女生们围着她问东问西。后来才知道,她在大城市工作的姑姑每年都会寄来旧挂历,但家里只舍得让她包最重要的《代数》和《英语》。

包上书皮的课本,就像穿上了保护衣,大大减少了破损的机会。一学期下来,那课本依旧崭新。那时中小学课本没有实行免费供应,需花钱购买。有的农家子弟因为经济困难,不预订下学期的课本,便向已经升学的孩子借用。因为保护得好,所借课本和新发的课本几乎差不多,一点也不影响日后的学习。

在我的印象中,那时孩子的课外书很少。清晰记得,那年秋天棉花大丰收。有一次我和父亲去棉厂卖棉花,卖完后我们到了新华书店,父亲慷慨地给我买了一本作文选。回家后,我把那本作文选包上了两层书皮。我小学毕业后,弟弟接着用;弟弟小学毕业后,又转赠给了表妹,真正实现了循环使用。

如今在书店看到孩子们随意翻折的精装课本,我总会想起那些包着报纸书皮的岁月;那些小心翼翼抚平折角的午后;那些传阅旧课本时郑重其事的仪式;那些藏在书皮里的期待与珍重,都成了最温暖的记忆。或许我们珍藏的从来不只是课本,更是那个在连一张报纸都值得珍惜的年代里,最朴素的欢喜。

好的稿子便向当地的报纸投稿,偶尔收到几十块钱稿费单的汇款单,并看到登在报纸上的自己的名字,就高兴得不得了,也更增强了写作的信心。大学几年我很清楚,我们住进宿舍的外地或郊县的同学,业余时间的利用也是参差不齐:有的去学校图书馆学习,有的到体育场踢球、打球,也有些同学以玩牌消遣为主。

这座北方大城市,春风天大、初夏炎热、冬日寒冷,走读的日子,天天骑车上下学,应该是有些辛苦。而那时年轻,倒觉得每日在路上可以看到很多的风光。尤其是每日下午无拘无束读书,学习新知识,累了倦了也去运动一下。一天天这样过有些枯燥,但也觉得充实而有规律:大学几年阅读了大量的各种书籍,尤以文学名著和当代作品居多,这些都在影响着自己。以致后来毕业参加工作,一直从事技术工作,偶尔利用业余时间写点小文章给厂报的我,某一天忽然被厂领导找去,将我调到党委办公室做党务干事,直到现在还在做党务工作,应该说那几年的阅读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通过走读这件事我理解到: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,必须要坚持把该做的事做下去。有一句话说得好:最后得到好东西不是幸运,有时候,必须有前面的苦心经营,才有后面的偶然相遇。回忆自己从技术转到党务搞文字工作并能干好,应是“走读”帮的忙吧。

学校很小,小到只有一间牛棚。牛棚低矮,高个子男生轻轻一跳,就能够到屋檐。女生们在门前踢毽子,一脚踢到了屋顶上。班长红光爬上去,把毽子扔下来,纵身就跳下来。

冬天,我们听着鸡鸣相约去上学,常因搞不清鸡鸣的几遍而起得过早。睡眠惺忪到了学校,只好到西邻的老人家取暖。老人起得早,坐在灶前烧水。屋子里烟熏火燎,他两眼通红,不停地大声咳嗽,咳得我心惊肉跳,真担心他把胸腔咳烂了。我们抄着手,耷拉着脑袋,有的坐在炕沿上,有的歪在板凳上,有的靠在门框上,迷迷糊糊,似睡非睡。外面依然漆黑,鸡鸣排山倒海一般。天亮后开始早读。教室里冷如冰窖,我们搓着手,跺着脚,大声背书,几十个孩子的体温和呼吸,很快把冰冷的教室变暖了。

我们更喜欢上夜学。晚饭后,三五成群结伴而行,有的提着一盏油灯,有的拿一根红烛。牛棚里灯火摇曳,人影晃动,有的写字、有的做题、有的背书、有的搞小动作,埋头语喋喋地笑。讲台上坐着严厉的秋生老师,他犀利的目光扫过,笑声戛然而止,捣蛋鬼们挺直身子,大声念书。中间休息一会儿,男生们围着牛棚和草垛疯跑,女生们待

在教室里帮别人梳辫子。老师踩着门槛一声吆喝,男生们从黑暗中钻出来,回到各自座位上老实坐好。放学了,大家顶着满天星斗,踩着一地月光,消失在夜色里。

操场就是牛棚东边的四队麦场。体育课很简单,红光集合队伍,男女生各一队,齐步走向麦场。到了麦场,先跑两圈热身。红光把哨子吹得响亮而沉稳,我们故意把脚踩得咣咣响。热完身自由活动,女生们跑到麦地里摘打碗花,男生们逮蚂蚱,在麦草堆上摔跤,一个被摔倒了,几个一哄而上压上去。有的表演侧身翻,窥见女生投来欣赏的目光,翻得更加起劲。

夏天课间,三五成群到四周的人家讨水喝。也不管人家烦不烦,进门抄起葫芦瓢,掀起缸盖舀起来就喝。一个喝饱了,另一个接过瓢来狂饮。我们喜欢到年纪轻的人家讨水喝,有一年,最爱去新婚不久的一家。那家新媳妇圆脸,白净,不爱说话,嘴角总漾着浅浅的笑。我们进门,她从炕沿上站起来,看着我们一个个往肚子里灌水。她炕上铺着红褥子,炕角的笤帚上系着一条红绸子,屋子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。

冬天最冷的时候,教室里也生炉子。每天值日生到校的头一件事,就是生炉子。引

小学校

杨立宇

柴是棉柴和玉米瓤,由值日生从自家带去。炉子是泥的,三四个家长费了一个上午的工夫才弄成。烧的是煤粉掺土做成的煤饼子。我们都会生炉子。上课前,值日生把炉膛填满,一下课,头一件事就是添煤饼,掏炉灰。我个子最矮,坐头一排,炉子就在面前,我的位置是取暖的好地方。

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很大,大到五年级,大的十五六岁。有些小孩子已经多少懂得恋爱的事儿,连小孩是怎么来的这种事都知道,高兴了还会偷偷给我们这些小家伙讲解,有的家长已经开始张罗着说亲。每个周四下午放学后,同学银河总要到井上挑水。他并不直接去井上,而是挑着水桶到学校,因为同学大雁正和我们一起干值日。银河将水桶扔在外边,进来就抢大雁手里的笤帚。大雁不让,银河硬抢,大雁躲到一边,撅起嘴,装出不高兴的样子。我们就起哄,我们一起哄,大雁的脸就红得像火烧云。

流年似水。现在,当年牛棚的地基上竖起了高楼。但在我心里,牛棚一直都在那里,矮矮破破的,但灯光温暖,书声琅琅。

那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。

人老了剩下的只有回忆

龚世海

陪伴父母亲。这次带着两个小外孙回家,父亲摸摸小外孙的头,母亲拽拽小外孙的手,看着两个重孙子高兴得不得了。

父母亲每天起得很早,早晨5点左右就起床了,母亲在佛像前得跪拜一个多小时,一遍一遍“阿弥陀佛”念个不停,祈祷我们这些子女们平安健康。父亲吃完了早点就出门溜达,回来后再睡个回笼觉。没事干的时候,父母亲要打开电视机看电视剧,要么两个人一起打扑克牌,小方巾里包着的扑克牌破损又陈旧,但我们给买回去的新扑克牌就是不拆封,那种骨子里的节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

父亲年轻的时候脾气很大,现在却像一只温顺的绵羊,为母亲之首是瞻,母亲给安排的“工作”每每执行得很到位。感觉父亲比年轻的时候更在乎母亲,时常看见他拉拉母亲的手,摸摸母亲的头,两个人嘘寒问暖的样子,大概这就是老来伴儿吧。

父母亲也经常拉话聊天,大姐回家陪父

母亲住了一段时间,听到了不少父母亲的拉话。“你们队上的谁家比我们家有,你爸不是把你许给了人家。”父亲说。“我妈没看上,我也没看上。”母亲说。“你咋就看上我了?”父亲说。就这样父母亲你一言我一语拉着话。大姐说现在常见父母亲互相追着拉话,父亲的大白马,给母亲买的缝纫机,第一辆红旗牌自行车,母亲给父亲做的第一件中山装等等,过去的一丝一缕都成了拉话的内容。

每次回家,问候完“爸妈”,相见喜悦过后就无语了。但只要你提及他们曾经的同事、朋友和过去的一些事情,父母亲就打开了话匣子,“一个大院,六个老汉现在就剩我和你张叔了。”紧接着母亲说得最多的是娘家人,能把我们的舅舅姨姨的家庭状况梳理一遍。

父母亲老了,是需要我们儿女们尽孝的时候了,我们在帮助父母亲生活起居的同时,也得帮助父母亲回忆过去,回味无穷人生,因为人老了剩下的只有回忆。

岁月是一壶老酒,越酿越醇。
故事是一盏清茶,越泡越香。
我有酒,也有茶,
你有故事吗?

投稿须知

送你心香一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。
来稿须知:1.本报谢绝同一内容多次以更改题目等方式重复投稿。2.本报稿酬按照季度结算。3.来稿必须附作

者基本信息及建设银行卡号以便稿酬发放,缺少信息的稿件恕不采用。

投稿邮箱:whrbzhangyl@163.com。